

新编 日知录

王春瑜 编
书 兰州大学出版社



新编 日知录

王春瑜 编
书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新编日知录/王春瑜编.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5.6

ISBN 7-311-02579-6

I. 新... II. ①王... III. 文史—考证—中国—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1836 号

新编日知录

王春瑜 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电话:8912613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4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311-02579-6/K·327

定价:14.00 元

本书如存在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兰州大学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931)8914298



序

王春瑜

2001年冬，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傅杰先生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该书二巨册，计2129页，内收二十世纪165位文史学者的考据文章，且多为长篇巨制。虽然，百年学苑，群星灿烂，目不暇接，仍难免有沧海遗珠之憾（如：先师陈守实教授（1893—1974）的长文《明史稿考证》，梁任公曾评曰：“得此文发奸擿伏，贞文先生可瞑于九原矣。”《文录》未收此文，不无遗憾），但傅杰以一人之力，能编出如此厚的学术典籍，难能可贵，不愧是当代鸿儒王元化先生的高足。但是，面对这二大本巨著，掩卷沉思，我不禁想到：青年文史学人，能买得起此书的，能有几人哉？更不用说读完全书了。好几年以前，我曾经萌发过将近八十年来专家学者写的短篇考据文章，选出若干篇，编为一册的想法。读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后，更启发我编辑此书。我把编书设想电告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克非教授，他认为这很有学术价值，乐于出版，并很快寄来出版合同。我从今年春天开始选编，因不断还忙着其它的事，陆陆续续，直到已是炎夏，过端午节时，才将此书编完。我并非是研究史学史、文献学的学者，而且健康不佳，没有精力在各大图书馆奔波。好在我平素性喜杂览，



寒斋藏书不少，基本上只能就家中管窥所及，进行选编。计划只编一本小书，故穷数月之力，也仅选出64篇文章，约十几万字，书名冠以《新编日知录》。

《日知录》是三百多年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一本重要著作。全书32卷，除了少数条目，如卷十的《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文字稍长外，其余多为短篇，一条或数十字，或数百字，很少超过一千字的。但顾炎武写作此书，“积三十余年乃成”，差不多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他在《与人书十》中曾说：“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及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顾亭林诗文集》第98页，中华书局，1959年)顾炎武对《日知录》寄予厚望。他在《与人书二十五》中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当然，这只是历史的悲哀：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开出的治世药方，并不切实际，因而封建统治者并未将此书当一回事。倒是顾炎武以严谨学风、千锤百炼般铸就的这部大书，成为学术经典，对开创清初朴学之风，起了重要作用。我将这本小书名曰《新编日知录》，不仅在于我相信书中所有学者，都读过《日知录》，受过此书的熏陶，还在于这些文章，除个别篇什外，大部分都是短文，在不同程度上类似《日知录》。这些考据文章，大部分都考得铁证如山；有些文章虽非考据，但所引史料，都经严格检验，结论是科学的。因此，编辑本书，不是东施效颦，而是继《日知录》余绪，发扬其考据的求实精神。诚然，史料考据并非万能，但研究文史，第一步就是搜集史料，实证是基础工作。如何取得可靠

的实证？这就必须懂得考证功夫，去伪存真，否则就不可能获得第一手的可靠材料。因此，我编辑本书，绝不是鼓吹回到乾嘉时代。本书不仅仅是向读者展示若干可靠的历史结论，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向读者展示治学的基本方法。值此学风日颓、浮躁之风甚嚣尘上之际，我希望通过本书，向文史学人——尤其是青年学子，提倡像顾炎武那样“矿山采铜”，踏踏实实，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地做学问；下一番考证功夫，使文史立于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不要浮于沙滩，转瞬即成泡沫。坚信区区悬衷，不至落空。

甲申年端午节于老牛堂



目 录

序	王春瑜1
《永乐大典》考	缪荃孙1
八卦释名	章炳麟3
高丽好太王碑跋	罗振玉5
《史记·燕世家》书后	罗振玉7
李舟《切韵》考	王国维10
浙江考	王国维13
说殷	王国维15
说商	王国维17
杨贵妃入道之年	陈垣19
郤克跋考	陈垣22
宋江词辨伪	余嘉锡24
钱大昕《疑年录》稽疑	余嘉锡26
贺双卿考	胡适28
陆贾《新语》考	胡适31
谁是《后出师表》之作者	傅斯年34
乘龙	顾颉刚36
刍狗	顾颉刚39
朱元璋画像考	黄云眉41
释“阿玛王”	郑天挺43





“黄马褂”是什么	郑天挺46
读史札记四则	张维华50
释蚕	蒋逸雪56
八思巴字大元通宝跋	韩儒林59
所谓“亦思替非文字”是什么文字	韩儒林62
《〈宋史·职官志〉考正》自序	邓广铭65
“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	邓广铭69
《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之不确定》赘言	商鸿逵73
谢三宾与钱谦益争柳如是真相	柴德赓75
古代的斗将	吴 晗78
斗将的武艺	吴 晗80
籍·贯·籍贯	王毓铨82
与缪颜威论《招魂》庐江地望书	谭其骧90
郭著《李白与杜甫》地理正误	谭其骧92
关于胡石查提早辨认甲骨文的问题	胡厚宣96
跋唐蕃会盟碑	张政烺106
“土田十万”新解	张政烺114
“扶桑”小考	马南邨120
内务府世家考	王鍾翰123
史馆移置中书省的年代	杨志玖126
释“西方”	刘世南129
郑成功杀叔考	张宗洽131
马谡被杀的真相	朱大渭135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出处考	裴汝诚140
耿定向己巳札考释	陈智超144

花生别称考略	郭松义146
释“天完”	杨 讷148
木棉辨	杜婉言150
郑和先世考略	邱树森154
“父母官”考	王春瑜158
杨四娘子的下落	陈高华161
李清照生母及其与秦桧的亲戚关系考辨	王曾瑜164
吴炎生年小考	南炳文169
从小令看《金瓶梅》成书年代	龙 华170
“乌纱帽”小考	
——从李白一首诗谈起	薛天纬171
王鸣盛“宋欧修书不同时”辨正	谢保成175
皎然诗谒韦应物辨误	赵昌平177
宋懋澄生卒年考	郑平昆179
吴昌时系吴江人考略	许 敏181
《明史·黄道周传》纠谬	侯真平183
敦煌书仪语辞释证二则	吴丽娱189
造神的根据	李 乔194
武则天身世考微	黄正建199
所谓《日知录》“引钱氏语”辨正	傅 杰204
乾德二年江北榷场考	沈冬梅207
“掇蓝”和“揉蓝”	林 薇209
饭含小考	吕 静212
后记	214



《永乐大典》考

缪荃孙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明成祖敕胡广、解缙、王洪等纂修，以姚广孝监其事。始于永乐元年癸未秋，成于六年戊子冬。冠以《御制文序》、姚广孝等《进书表》，初名《文献大成》，后改今名。以卷帙过巨，未能刊木。孝宗雅好读书，尝置此书案头。嘉靖壬戌禁中火，世宗亟命救出，申谕再四，幸未被毁。遂诏阁臣徐阶照式模抄一部，至隆庆改元始毕。正书留乾清宫，我世祖章皇帝万几之暇，尝以是书充览。副本在皇史宬，因恭藏圣祖仁皇帝实录，屏当书架，移贮翰林院。临川李穆堂侍郎绂在书局首先借观，鄞县全谢山先生祖望时寓侍郎邸，因与侍郎定为日课，日尽二十卷。以所签分令四人抄之，一日所签或至浹旬未毕。其虽如此，会纂修《三礼》，谢山语总裁方望溪侍郎苞抄《三礼》之不传者，而副本缺少，几及二千卷。拟奏请发官中正书补足之，亦未果。祁门马嶠谷日琯、仁和赵谷林昱均为谢山致抄资。而谢山改知县，未久于其事。谢山抄出书止知宋田氏《学易蹊经》二十卷、高氏《春秋义宗》百五十卷、曹粹中《诗说》、王安石《周官新义》。前三书无传。杭堇浦世骏《续礼记集说》所采宋元人说，半出于《大典》。乾隆壬辰诏修《四库全书》，大兴朱笥河学士筠请将《大典》中古书善本世所罕见者，择取缮写，各自为书，以复旧观，得旨允行。计编入四库者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卷。第诸书辑散为整，考



订不易,有业经辑出而未及进呈者,如宋元两《镇江志》、《奉天录》、《九国志》之类,亦复不少。嘉庆丁巳乾清宫灾,正本遂毁。而修《全唐文》时,大兴徐星伯先生松曾抄出《宋会要》五百卷,《中兴礼书》一百五十卷,《河南志》四卷,《秘书省续到阙书》二卷;仁和胡书农先生敬抄出施谔《临安志》十六卷,《大元海运记》一卷;孙文靖公尔准抄出仇远《山村词》。道光戊子重修《一统志》,嘉兴钱心壶给谏仪吉曾奏请重辑《大典》未尽之书,谕俟《统志》修毕,再行核办,新安相国颇以为多事。逮《统志》成而西陲兵起,给谏亦降官,无人敢理此事矣。原书万余册,恭皮敬一亭,蛛网尘封,无人过问。咸丰庚申与西国议和,使馆林立,与翰林院密迩,书遂渐渐遗失。光绪乙亥重修翰林院衙门,皮置此书,不及五千册。严究馆人,交刑部毙于狱,而书无著。余丙子入翰林,询之清秘堂前辈,云尚有三千余册。请观之,则群睨而笑,以为若庶常习散馆诗赋耳,何观此,且官书焉能借出。逮丙戌志伯愚侍读锐始导入敬一亭观书,并允借阅,每册高二尺,广尺二寸,粗黄布连脑包过,硬面宣纸朱丝阑。每叶三十行,行二十八字,朱笔句读,书名或朱书或否。前后阅过九百余册,而余丁内艰矣。其书零落不完,毫无巨帙。抄出《宋十三处战功录》、《曾公遗录》、《顺天志》、《泸州志》、《宋中兴百官题名》、《国清百录》诸书。癸巳起复,询之则有六百余册。庚子拳匪倡乱,毁翰林院,以攻使馆之背。旧所储藏,均付一炬,《大典》遂一册不存。正书早归天上,副本亦付劫灰,后之人徒知其名而已,可胜叹哉。目录六十卷山西灵石杨氏《连筠簃丛书》刻之。

缪荃孙(1844—1919),江苏江阴人,字炎之。学者,光绪进士,曾任国史馆总纂,主讲南菁书院、钟山书院等。

(《国粹学报》第4卷12期)

八卦释名

章炳麟

《说卦》道：“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为日，艮为山，兑为泽。”又曰：“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德象虽具，谈者多未明其字诂。案《说文》：“乾，上出也。”此说草木冤屈而出，无取“天”义，字从𩇑声，当读为𩇑。𩇑，日始出光𩇑𩇑也。语转为𩇑、𩇑、𩇑。𩇑者，𩇑𩇑也，𩇑乃𩇑字（𩇑字训晚，无𩇑𩇑义）。𩇑者，元气𩇑𩇑，春为𩇑天，称天者多言𩇑，故以声转谓之𩇑。其言健者，象声而为训也。坤从土、申，土位在申，为地易明。象声而为训，故言顺。辟历振物者谓之震，是故震象雷。震、娠、𩇑、𩇑诸文亦然，皆训动矣。巽，具也，无当于风及入。巽，选声类同，《广雅·释诂》“选、纳、𩇑，入也”，《说文》“入，内也”，“内，入也”，《尧典》“内于大麓”，《五帝纪》说“尧使舜入山林川泽”，《列女传》言“选于林木”：是故选者，入也。选𩇑与孙遁，皆𩇑缩潜伏义，亦内入也。选又遣也，从辵、巽。巽遣之遣，纵也，《春秋传》曰“弗去惧选”，《荀子·儒效》曰“选马而进”，放纵使走为选，纵马亦为选马。《释名》“风，放也”，气放散也，风马牛者，放马牛：故选为风矣。坎之为水，象声为陷，易知也。离本离黄，离、丽皆𩇑之借，𩇑、爽并从𩇑，𩇑者，丽𩇑，从𩇑，其孔𩇑𩇑。爽，明也，从𩇑从大，象隙中光，是故为火、为日，罗甸





语呼光芒如引竿者为𡗗，盖东西古语同也。𡗗者，读为垠𡗗。垠或为圻，其义则岸也，故为山。圻、几声类相似，若彫几为彫圻，故垠又取声于𡗗。𡗗者讫事之乐（古训几为尽者即此字）。言无边际，亦曰无垠无圻，故垠为止矣。兑之为文，《说文》训“说”，直从《易传》象声之义耳，本义当为通道，即今隧字。《毛诗传》曰“兑，成蹊也”，《老子》曰“塞其兑”，《檀弓记》曰“且于之兑”。兑今字为隧，字本从合。合者，山间陷泥地，因是两山间洼、下通行人者谓之兑。从儿者，在人下故诘拙，言足迹成蹊也。通达之字当为兑，达本行不相遇，一曰佻达，往来相见貌，无通迥义，故知宜为兑。兑与豢声义复近。豢者，从意也，说绎之字，古音如税，皆声近。足相随从谓之兑，志相随从谓之豢，通迥其道谓之兑，闾析其心谓之说，义相似也。案始曰兑，说也，字本从合，合者，山间陷泥地。案始曰兑为泽也，古字多以衍为合，《释名》说：“下平曰衍”，《小尔雅》说“泽之广谓之衍”，合字废不用久，故兑之为泽，莫能明也。

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一名绛，字枚叔，号太炎，国学大师。

(《国科学报》5卷2期)

高丽好太王碑跋

罗振玉

此碑为海东古刻之冠，顾前人于刻石年月考之未审，陆存斋观察谓是凉太元十六年，郑叔问舍人谓是蜀汉建兴十二年，日本人又据碑中所记甲寅，谓一当汉后帝十二年，一当魏惠帝四年，不能断定。鄙意诸说并未当也，今以元高丽僧一然《三国遗事》及《东国史略》、日本伊藤长允《三韩纪略》三书与此碑互证，知此碑实立于晋义熙十年，试立三证以明之：

碑称邹牟王（即朱蒙，乃高丽始祖）“命世子儒留王以道與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至十七世孙国罡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二九登祚”，“三十有九宴驾弃国，以甲寅年九月二十九日乙酉迁就山陵，于是立碑铭记勋绩”云云。考《三国遗事》称高丽开国之十九世广开土王：名谈德，壬辰立，治二十一年，子长寿王癸丑立，治七十九年。《三韩纪略》亦云：高丽广开土王以晋太元十七年立，立二十二年而卒。《东国史略》同，盖其世次邹牟为始祖，儒留（《东国史略》、《三韩纪略》并作琉璃王，《北史·高句丽传》作如柔，皆儒留释音之异）为二世，儒留之后，由大武至广开土，正儒留以后十七世，与碑所云儒留十七世孙世次正相当。是碑所谓国罡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即广开土王，碑举其全谥，史举其略谥，实为一人，证一也。

《三国遗事》谓广开土立于壬辰，考壬辰为晋太元十七年，与《东国史略》、《三韩纪略》正同，惟《东国史略》、《三韩纪略》并作在位二十二年，《三国遗事》作二十一年为小异。碑称好太王二九登祚，三十九宴驾，《三国遗事》及《三韩纪略》并2谓广开土之子长寿王以癸丑立。由太元十七年壬辰至义熙九年癸丑正二十二年。又以十八即位，三十九弃位考之，太元壬辰年十八，至义熙癸丑年正三十九，则广开土在位乃二十二年，非二十一年也。惟碑中又有“永乐五年岁在乙未”、“六年丙申”语，若以壬辰立，则永乐五年直丙申，六年直丁酉，相差一年，考广开土之前一世为国壤王，《三国遗事》云甲申立，治八年（《三韩纪略》同，惟作在位九年为异），由太元九年甲申至十六年辛卯正是八年，意广开土实即位于辛卯，至五年正是乙未，诸史以辛卯不过数月，遂以壬辰为元年欤。然广开土王卒于义熙癸丑，则诸书之所同，证二也。

广开土以癸丑卒，而葬则在次年甲寅，故碑称“甲寅年九月二十九日乙酉，迁就山陵”。考《长术》义熙十年九月为丁巳朔，二十九日正是乙酉，与碑正合，此又为碑以义熙十年立之确据，证三也。此碑立石年代久不能定，一旦钩稽得之，洵快事矣。

碑称邹牟巡车南下，路由夫馀奄利大水。案《后汉书·东夷传》及《东国史略》作至淹滞水，《三国·魏志·东夷传》作施掩水，《梁书》及《北史·百济传》作淹滞水，《隋书·百济传》、《三国遗事》作淹水（《魏志》之施掩水乃掩施之误，掩施音与淹滞相近）。碑又云“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考《三国·魏

志·高句丽传》有沸流水，当即沸流谷，《东国史略》亦作“时沸流水上松壤国王以国来降”、《三国遗事》“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并作沸流水。又，《三国遗事》“至卒本川遂都焉”，《东国史略》亦作“卒本”，殆即碑之“忽本”也。碑又有“以碑丽不息□”语，考《晋书·东夷传》有裨离等十国，疑即碑丽。

好太王之事实，高丽史籍记述颇少，惟《东国史略》注引《历年图》云广开土雄伟有奇才，能战胜攻取，而不及其平生战绩，若无此碑，则征新罗百济事泯然无闻于世矣，金石之功，固不伟哉。

此碑郑叔问舍人著录颇有疏误，予为补正数十字，重写其文，入唐风楼碑录，复以一夕之力为之考证，适此本装池既毕，因书卷尾。戊申九月望。

罗振玉(1866—1940)，江苏淮安人，字叔宫，号雪堂，古文字学专家。

(选自《雪堂金石文字跋尾》，1920年编印。原载1908年《国萃学报》第四本47期“地理篇”，篇名《高丽好太王碑释文(并跋)》)





《史记·燕世家》书后

罗振玉

《史记·燕召公世家》“封召公于北燕”，集解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又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索隐：“并国史先失也。又自惠侯以下皆无名，亦不言属，惟昭王父子有名，盖在战国时旁见他书耳。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盖国史微失本谥，故重耳。”又云“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集解：“徐广曰‘《年表》云君哱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又引“徐广曰‘哱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索隐案：“上文太子平谋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哱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纪年》又云子之杀公子平，今此文云‘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则《年表》、《纪年》为谬也。而《赵世家》云武灵王闻燕乱，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裴駰亦以《燕世家》无赵送公子职之事，当是遥立职而送之，事竟不就，则昭公名平，非职明矣。”（《赵世家》“齐破燕，燕相子之为君，君反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集解：“徐广曰《纪年》亦云尔。”駰案：“《燕世家》，子之死后，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无赵送公子职为燕王之事，当是赵闻燕乱，遥立职为燕王。虽使燕池送之，竟不能就。”索隐：“《燕世家》无其事，盖是疏也。今此云‘使燕池送之’，必是凭旧史为说，且《纪年》之书其说又同，则裴駰之解得其旨矣。”）

案：今燕故都易州所出古兵文字，考之《世家》，可补正数事。燕之古兵书国名皆作郾，不作燕，考许氏《说文解字》，“燕”